

段另起

No. 1

冬
夜

三十一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劉景勳·烏衣巷

冬
夜

冷冽的冬夜，經常是下着冷雨的。一陣乍寒，
 晚時，一陣乍寒，淅淅瀝瀝，雨又綿綿不絕的開始落下
 來了。溫世街那部巷子裡，早已徑冒着一寸把厚的積水
 了。教授走下門口，到巷子張望，腳下套着一双
 舊棉鞋，他撐着一把油紙傘，紙傘破了
 個大洞，雨點打到教授光禿的頭上，他不由的縮
 起脖子，冷得抖瑟起來，他身上裹着的那件舊棉袍，
 竟不任合此冬夜那冷骨的寒風。巷子里，
 個人影也沒有，靜沉沉的，只有雨點滴在屋瓦上，
 發出沙沙沙的微响。
 教授在雨中，撐着他那把破傘，
 又折回到巷口。他的右腿，

(24x25)

孔雀牌

打了一個
又厚又重的

在前邊泥滑的道上，一步一滑，十分蹣跚。
自前年他到

餘教授樓住的這種信子，
此運着那神韻中，他

那心念全一，都是日抵時代留下來的，
年久

先修，匡簷門窗，
鋪着

榻之末，
散着

一股腐草的霉味。
散着

桌上，
散着

及上，
散着

又的洋裝，
散着

七橫八豎的堆滿了一地。
散着

他太太，
散着

他那心，
他太太，
幾張筆記弄丟了——
大學教書的時候，
余教授，
上，
他那裏，
太太到隔，
別忘了，
他太太，
國棟，
美國，
柱又有其，
人陪他

坐了下來，

晚上早笑回
來吧，他對他
太太道，
吳柱國要
來。

孔雀牌

(24x25)

牛律
出版

白
的

徑自

禁鈔票，便走下大門去。他真像這道有一個人從他背後。

九

那時他手裡正拿着一張中央日報，他想阻住他大下，

濃地看日報上登載的那張照片，照片下面標着：『聞名國

際學者，吳柱國教授返國。』歷史權威，吳柱國教授

由美

『可是』他返國。可是她方太已走了兩步，

『那是』余教授抱着報紙，真感到一陣懊惱

『要是』雅馨還在，晚上她一定親自下廚，

『風的』。那次在北平替吳國柱旅行，吳柱國對雅馨說

『雅馨』，明年回國，再來吃你做的香酥魚

『可是』吳柱國一去便是二十多年。『吳』在

『見到』他，方太也不氣憤，還有一大群

『多的』政府官員，報社記者圍着他，還有一大群

『他看見』

『吳柱國』

『都』束帶暗送，使用防刺的針。吳柱國戴着一付

『的』眼鏡，滿頭雲霧，手上打着煙斗，又忙

『他』在對面，那批記者如訪問，那批記者，

『你』隨着風月，更醇厚了一般。他精神矍鑠，

『被』那群看熱鬧的圍在外面，還是吳柱國將到車廂

『和』余教授沒有見面。吳柱國站到他身邊，在

『之』後，這一天，我來看你吧。

『飲』

『余』教授猶如立起向來，他看着躊躇着回去，

『吳』柱國已經走上玄關。來來。

『剛』才我遇到，方太在玄關的門口，

『余』教授蹲下身去，在玄關的門口，

目送着他去
大那肥
的背影

3

後來還是

矮櫃裡

孔雀牌

(24 x 25)

已。他白
人。他白
外。他白
都。他白

一陣悵惘

吳桂國
的心節

No.

出一双草鞋拖鞋来，一信却破得开了口。

台比这晒卷子真的像生定心的，吴桂国笑道：『乱多。』

他乱多了。他来的

头眩淋得，湿漉漉的，那肥腕子上都是雨珠。

他坐了下來，掏出手帕，抹上臉上揩拭了一番，把他那

头眩白的手腕擦得乾乾的，蓬鬆鬆亂起來。

就早就想讓你的了，余教授自己那隻保暖靴泡了一

杯香酒，他在吳桂國面前。他記得吳桂國是不怕晒紅茶

的，他自己却不喜欢清茶。在此平，他家裡那罐就井，等

於是專為吳桂國防病的。看你这儿弄那磨忙，我就不能

幫了。

我們中國人真喜欢应酬，吳桂國微之摇头，這一天

去去吃酒席，十送十送，這的業——

你再住下去，恐怕你的老胃病又要翻了。余教授笑道。

可不是？我的病已不消了，那胃口清亮，我

根本沒有下筋——

他也有好幾年沒見到你。你們兩人——吳桂國望着余

教授，~~他~~停下了事。余教授摸了一摸他那支毛的毛頭，

輕輕之呀了一口氣，笑道：

他正在做官，又是一個忙人，我們見了面也沒有甚

麼話的說。我又不愛講虛套，何況對他呢？所以還是不見

面的好。你是記得的，我們參加新潮社的斗，一條話言是

甚麼？

吳桂國答了一秋天，冷笑道：

吳桂國拖鞋上——

在他那信信便了去肥上
拍了下！

例

了，当场在此下便跳了楼。
好，好，余教授突然奋笔起来，叫道，如陆冲！
我跟他那极死法，我佩服他心他，曹履伐乱法。
精神，精神，也未完。
只是人生的限制太大了，吴桂国峰唯道，当年陆冲是
那个打孔家店的人吗？
何尝不是？余教授一下，就拿这
几个人来说：即了奇、贾宜生、陆冲、徐中，还有我们
那位日本女，那位徐振毅了，的日存大难好陈雄——
甚厚斯，甚厚斯，甚厚斯。
是一个

No.

6

美柱国掏出烟斗，点上烟，深深吸了一口，竟有所
思的沉思了片刻，突然他笑出了声音来，举过身子与对
余教授说道：

你知道，余教授，我在国外大学讲课，大多止在唐宋，
偶而用到清、乾、嘉，民国史我是从来不问的。
这次回国以前，我在北大教唐代文化。这阵子，
美国大学与学潮闹得厉害，如大的学生更不得了，他们
把学校的房子也烧掉了，校长的椅子也打跑了。
他们那样子，简直可怕。我实在看不惯。有一日下午
，我在清唐史料讲到唐的与校抄写生正在孔家打架
架，到处放瓦斯，简直不成话。你想想，那种情形，我
清第此世纪中国的政体制度？那些蓬头赤足，蹶之欲试的

(24x25)

孔雀牌

吳柱國說着呵呵大笑起來，余教授也笑得一顆支吾的頭顱前後亂慢。

他們都搖着頭，我們怎麼打趙家樞的。我跟他們說，我們是魯西魯漢他這書也讀過，第一個他這題云的学生，把鞋子捨掉了，赤着脚，滿院子的跑，亂放火。他們都嚇得不可支配。那個學生現在在不在？我這，他在台度古學教士，故拜命。於是他們都笑得學不可支起來。——吳柱國指着余教授，笑得滿臉不出話來了。余教授有說，那張郵仗疊夕的臉上寫出一個，像開一個，近于臺程的空氣來，他訕訕的笑着，望着他那一雙脚，他沒有穿皮鞋，一雙粗厚的紙編鞋，後跟打了兩個白布補釘。

是他太太替他補上的。他又由主的特一雙脚合攏在一起，搓了几下。

我告訴他們，我們被關在考校裡並不甘，因為有好些漂亮的女學生來探監。一個女師方的校長，便跟那位打劫是故事的朋友，住進了婚家。他們兩人，是專侍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這一個美國女學生，恐怕能起來，他期望到這世界來，這世界理這介種命事也。

柱國，你真會開玩笑！余教授一面撫摩着他那支香紅頭顱，囁嚅這道。他看見柱國那邊就井茶已經涼了，他三死身，一抄一抄的，拿了一個暖水壺來替吳柱國泡上一杯，一面反向他。

打白字
打等把限能
打掉

No. 9

你为甚麽又告诉他们：那干路队扛大筐的五个工人
 拆掉了那幢，满也乱摆。

吴桂国也站了出来，他将他不付钱的东西
 眼睛向上望了一下。

我倒是告诉他们，贾官生倒用手拍在桌上，
 说：孔乙己的命，精神他到楼上去了。

一帮普鲁士人进屋来，半日的稳，穿在街上
 旅行——倒是一直

贾官生想做一番事，某人的——余教授坐下来
 吐了，一口气。

不知他在那中国思想史与定好皮下，
 吴桂国自报个名道。

宋明理也。

我正想把整理，才到

而且——余教授放低了方言，对吴桂国说，
 你佛教思想，写得太潦草，我吃了一惊，他在大陆上，
 写的魏哥，伸老了。怎么一直在台湾这半年？
 后来的文章太潦草，他的思想像不如从前犀利了。
 放在我还没找到人替他出版呢。他的书稿费是这

个阿伴弄的——

阿小，吴桂国倒说了，我——
 一样的——美国加州沈思起来。

在国——余教授和吴桂国相对而坐，过了片刻
 他对吴桂国说，我们这一整人，总算是等你最有成就。
 我最有成就？吴桂国好为难的抬起头来。



孔雀牌

胡适已经感

真的，在国，余教授的声音有是激动起来，每次我在

报纸上看到你扬名国外的消息，我心里就不禁感

动。你说也，也是为你这一股气骨子气，气来。又

是感动，又是欣慰，

又是什么呢？

真的，在国，余教授的声音有是激动起来，每次我在

报纸上看到你扬名国外的消息，我心里就不禁感

动。你说也，也是为你这一股气骨子气，气来。又

是感动，又是欣慰，

又是什么呢？

真的，在国，余教授的声音有是激动起来，每次我在

报纸上看到你扬名国外的消息，我心里就不禁感

心够了，在国，余教授的声音有是激动起来，每次我在报纸上看到你扬名国外的消息，我心里就不禁感动。你说也，也是为你这一股气骨子气，气来。又是感动，又是欣慰，又是什么呢？

真的，在国，余教授的声音有是激动起来，每次我在报纸上看到你扬名国外的消息，我心里就不禁感动。你说也，也是为你这一股气骨子气，气来。又是感动，又是欣慰，又是什么呢？

真的，在国，余教授的声音有是激动起来，每次我在报纸上看到你扬名国外的消息，我心里就不禁感动。你说也，也是为你这一股气骨子气，气来。又是感动，又是欣慰，又是什么呢？

真的，在国，余教授的声音有是激动起来，每次我在报纸上看到你扬名国外的消息，我心里就不禁感动。你说也，也是为你这一股气骨子气，气来。又是感动，又是欣慰，又是什么呢？

真的，在国，余教授的声音有是激动起来，每次我在报纸上看到你扬名国外的消息，我心里就不禁感动。你说也，也是为你这一股气骨子气，气来。又是感动，又是欣慰，又是什么呢？

真的，在国，余教授的声音有是激动起来，每次我在报纸上看到你扬名国外的消息，我心里就不禁感动。你说也，也是为你这一股气骨子气，气来。又是感动，又是欣慰，又是什么呢？

真的，在国，余教授的声音有是激动起来，每次我在报纸上看到你扬名国外的消息，我心里就不禁感动。你说也，也是为你这一股气骨子气，气来。又是感动，又是欣慰，又是什么呢？

真的，在国，余教授的声音有是激动起来，每次我在报纸上看到你扬名国外的消息，我心里就不禁感动。你说也，也是为你这一股气骨子气，气来。又是感动，又是欣慰，又是什么呢？

孔德牌

彷徨·迷失

明折保真

为难的打
救中心社会是方的有真，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空前的混乱，这批人在文

中心社是志士的青年，他们失去了精神，他们成了他们精神

一群空文的人，有的投了笔，有的投了钱，有的投了心，有的投了

有的回头，有的回头，有的回头，有的回头，有的回头，有的回头，有的回头，有的回头

只能算是失败的，又何必呢？他一顿完，群情激昂，其

合的，那那些人，尤其是一些中国教授和学生，都眯着眼睛，

他们以为我一定是胡言乱语，可是我一句话说，也是有道理的，

离开了这个，——且夫柱国甚危之一下。

哦——柱国——俗激

那个小孩子，他的立论是不难辩驳的，可是，你在哪儿想出

来看，我在外国做了二十年的逃兵，还有甚麽脸面挺身出

来，我在外国做了二十年的逃兵，还有甚麽脸面挺身出来

我们过去的史学，容易混淆，我可以毫不汗颜的，对你说

是白鬚宫女，样个在古官遗事

如雷

（复旦）

No. 11

时之

论书

的著作，余教授~~也~~抗議道。

~~不~~我寫了~~十~~十~~几~~本古~~代~~唐代~~的~~宰相~~的~~職~~打~~打~~的~~唐代

的~~著~~著~~的~~的~~書~~書~~的~~的~~一~~一~~本~~本~~的~~的~~叫~~叫~~唐~~唐~~的~~的~~書~~書~~的~~的~~第~~第

一百多萬字——都是空話啊——~~也~~也~~在~~在~~國~~國~~搖~~搖~~着~~着

手~~呢~~呢~~的~~的~~大~~大~~概~~概~~只~~只~~有~~有~~修~~修~~博~~博~~士~~士~~的~~的~~書~~書~~國~~國~~生~~生~~才~~才~~公~~公~~到~~到~~的~~的~~第~~第

~~翻~~翻~~一~~一~~翻~~翻~~也~~也~~在~~在~~國~~國~~文~~文~~館~~館

柱國，你的茶涼了，我給你去換一杯熱的，余教授立

起身來，單柱國一把緊抓罷他的手，抬起頭來望着他說道：

敬~~心~~心~~的~~的~~我~~我~~對~~對~~你~~你~~講~~講~~老~~老~~實~~實~~話~~話。

是~~為~~為~~了~~了~~古~~古~~代~~代~~的~~的~~書~~書~~的~~的~~因~~因~~為~~為~~不~~不~~可~~可~~以~~以~~他~~他

的~~此~~此~~字~~字~~辭~~辭~~也~~也。所以~~隔~~隔~~兩~~兩~~年~~年，~~我~~我~~便~~便~~換~~換~~出~~出~~一~~一~~本~~本~~來~~來。如果~~不~~不

必~~回~~回~~人~~人~~是~~是~~一~~一~~本~~本~~也~~也~~又~~又~~寫~~寫~~了~~了~~的~~的

出版

的

南~~的~~的

你~~所~~所~~說~~說~~的~~的

12

我~~給~~給~~你~~你~~去~~去~~弄~~弄~~杯~~杯~~茶~~茶，~~余~~余~~教~~教~~授~~授~~也~~也~~重~~重~~複~~複~~又~~又~~道~~道，~~他~~他~~看~~看

見~~吳~~吳~~柱~~柱~~國~~國~~前~~前~~沒~~沒~~文~~文~~雅~~雅~~的~~的~~臉~~臉~~上~~上~~微~~微~~之~~之~~瘰~~瘰~~瘡~~瘡~~手~~手~~着~~着。

他~~中~~中~~一~~一~~指~~指~~一~~一~~場~~場~~的~~的

，~~走~~走~~到~~到~~吳~~吳~~殿~~殿~~一~~一~~角~~角~~的~~的~~茶~~茶~~上~~上，~~打~~打~~開~~開~~瓶~~瓶~~口~~口，~~將~~將~~瓶~~瓶~~中~~中~~的~~的~~水~~水~~倒~~倒~~入~~入

保~~暖~~暖~~杯~~杯~~中~~中，~~出~~出~~後~~後~~捧~~捧~~着~~着~~杯~~杯~~子~~子，~~十~~十~~分~~分~~吃~~吃~~力~~力，~~十~~十~~分~~分~~蹣~~蹣~~跚~~跚~~的~~的~~踏~~踏~~回~~回~~他~~他

的~~座~~座~~位~~位~~上~~上~~去~~去，~~他~~他~~覺~~覺~~得~~得~~他~~他~~的~~的~~肩~~肩~~不~~不~~酸~~酸，~~他~~他~~坐~~坐~~了~~了~~一~~一~~會~~會~~兒~~兒

，~~他~~他~~覺~~覺~~得~~得~~他~~他~~的~~的~~骨~~骨~~節~~節~~裡~~裡~~透~~透~~出~~出~~來~~來，~~他~~他~~坐~~坐~~下~~下~~以~~以~~後~~後，~~覺~~覺~~不~~不

得~~冷~~冷，~~一~~一~~陣~~陣~~的~~的~~麻~~麻~~痛~~痛~~從~~從~~骨~~骨~~節~~節~~裡~~裡~~透~~透~~出~~出~~來~~來。

他~~用~~用~~手~~手~~去~~去~~拍~~拍~~拍~~拍~~了~~了~~一~~一~~陣~~陣。

余~~教~~教~~授~~授~~也~~也~~注~~注~~意~~意~~着~~着~~余~~余~~教~~教~~授~~授~~道~~道。

余~~教~~教~~授~~授~~道~~道：『~~你~~你~~到~~到~~在~~在~~院~~院~~去~~去~~激~~激~~底~~底~~治~~治~~療~~療~~還~~還~~沒~~沒~~有~~有~~一~~一』

孔雀牌

(24x25)

剖腹了。余教授袖手道：我在台大医位了或
 五個月，他們把我用刀以電治療，在搞西病，愈搞愈糟
 索性癱掉了。我太太也不管我反对，就去弄了一个打針灸
 的郎中来，戳了几天，居然能下床走动了。——余教授
 说：死無可奈何，袖手道：起来，我看，我们中國人的
 毛病也特别古怪。——
 中國人土方来，治一治，像打金針，乱戳一下，
 这戳中了机关，说：起来，吳桂國也跟着搖头，
 起来。隔了半晌，吳桂國却神過手去，拍了一拍余教
 授那痛痛的右腿，说：——
 山歌：你不知道，我在外國，一想到你就要官生，
 就觉得惭愧。生活那苦，你还能在這苦，苦着苦。

你还能守在这苦着苦

岗位上，在国内教我们自己的青年——
 年青的志气，呼起来。

你真不容易，余教授——
 余教授激动的望着吳桂國，半晌没有作声，
 最后他摇了摇他的头，说：——
 来这苦，理，都是一些什么，上學期，
 连一个男也。

你教慢文，女孩子，自然是不喜欢的，
 吳桂國招来教授解说道：

有一个女生問我：拜命苦的不相，
 说他二拜命是个跛子，恐怕跛得比我还要厉害，
 那个女孩子，一脸痛苦的表情，
 我自然得安慰她二拜命的險。

拜命

拜命詩集
的翻譯

14

No.

但是非常英俊的。——余教授回國時坐了起來
你看這這些女學生！上與胡古致我出了三個題目要她們論
二、Byronism，有一個女孩子却寫了「古維拜命詩集」的
名字。~~我~~ 我看了她一個心。也——
教之也學生也也有意思的，是在國嘗得低頭去。
在國——余教授的臉上陝州變了色，他注視着吳桂
國沒道，這些年，我並有守住我的崗位，我並沒有你想象的
那麼清高。這些年，我一直沒法出國——
飲酒——你——是在國批死去，一臉怒容。
打 我不但想出國，而且用盡了手段去爭奪，每一兩年，我
一听到我的文學沒有外國的獎金，我總是頭一個
去申請。前五斗，我好不容易得到福特基金，~~我~~ 我
到

的佈置
研究

一丁

美國去借修兩年，每年有幾千多美金。我甚廣出國手
續都辦好了，那天我到美國領事館去簽證，美國領事官
跟我握了一握手，向我道賀。那時候一出領事館門口，一
個學生——西貝利約自吉的——騎着一輛機器腳踏車，一
撞，便把我的右腿撞斷了。
~~我~~ 唉，蘇不私——是在國曖昧的嘆了一口氣。
這還不算甚麼，我在醫院裡，應該宣佈放棄那項獎金
的。可是我忍不，我寫信給哈佛，告訴哈佛，我的腿受了
了外傷，沈痾後馬上出去。我在醫院裡住了五個月，哈佛
便把那項獎金取消了。要是我早獲出來，也許西貝利自吉便得
到了。他也申請了——
西貝利自吉嗎，是在國慘死。
誠道。

(24x25)

孔雀牌

所以宜生過世，最特別

他也要宜生也申請了，所以他過世我特覺得難過，
對不起他，更但是他得到那項獎金，出到美國去，也許就
可以病死了。他過世，我到外招他等喪費及撫卹金，
還有十七也當的，他太太也病得很厲害。我寫信給
那子青，那子青派了一個人，只送了一千塊公幣來——

唉，唉，在在國運衰了兩吉——

可是校國，余教授也，我也能需要
那一筆獎金。你知道，雅潔去世的時候，我的兩個兒子都
還小，雅潔臨終一定要我考慮她，替她撫養這兩個兒
子成人——尤要給他們受最好的教育。我的太太也出國急工
程，沒有得到獎金，我替他籌了一筆錢，數目並可觀，我

這了如以年都還不用。所以我想，只是我得到那筆獎金

，在國外者一，我就可以還清我的債務了。

我柱國舉起手來，想這甚難，可憐他的喘動了一
下，又沒有作活了。隔了一會兒，他才的笑着頭，說着：

雅潔，她這一個情婦人，概念的太人。

人都垂下頭去，思的沉悶起來。窗外的雨聲，漸漸

響了更遠。突然間有人推，這時從這園走外一個青

年男人，他穿着身材頗長，披着一件深藍的塑膠雨衣，
一頭濃密的頭髮，洒滿了兩珠，他手中捧着一大盤

孔雀牌

(24x25)

外面大門開園的...

課本，朝余教授及吳柱包笑吳夫，便往房中走去。
余教授，你來見余吳伯父。余教授叫住那個看斗。
吳柱國抬頭朝那個眉目英爽的青年打量了一下，
對着余教授坐了起來。

吳伯父——吳伯父——吳伯父，吳柱國又扶著額
頭坐了起來，心裏想：這真像個神，真有奇功！
如你沒見過他，~~他出世~~個的時候，你已離出國
了。余教授解說道。

余教授，吳柱國對余教授說道，要是我
來你家見到你，一定是你父親又返老還童了！
你父親在此大為學生，就是你這個樣子！
這着三個人都坐了起來。

吳伯父在美國加沙女子學校歷史，你不是想到加沙去念
書嗎？余教授對他的兒子說道。

吳伯父，加沙物理系的禮聘金容易申請嗎？余
問吳柱國

這個——吳柱國遲疑了一下，我不大清楚，不過加
沙理工科系的獎金比文科科多多了。

我听说加沙物理系做一個實驗，常要花上一百萬
美金呢，余教授，年青的臉上，一副整潔的神
情。

美國女子對科學研究實在肯花錢，吳柱國答道。
他們一個實驗的費用，我們加沙物理系幾年的預
計也多數以余教授。吳伯父道。

摇头

吳桂國
到中研院演

清

17

美國~~這~~真是一個富強~~的~~國家，~~只~~吳桂國嘆道。
 余俊彥立了一會兒，便告退了。~~他~~余教授~~這~~
 着他兒子的~~水~~，~~他~~低下頭道：
 現在~~的~~男孩子都~~有~~理~~工~~。
~~謝~~謝~~是~~個~~的~~想~~想~~，~~他~~桂國~~這~~
 然而我們不是拼命提倡~~學~~先生~~的~~嗎？余教授自我解
 嘲的~~笑~~道：現在~~的~~學生~~是~~差~~些~~把我~~的~~教~~書~~飯碗~~都~~給~~掉~~了。
 這也~~是~~大勢所趨，~~有~~有~~的~~的~~因~~，~~吳~~桂國~~也~~無奈
 何的~~笑~~道。余教授看見~~是~~桂國的~~書~~茶~~又~~喝~~定~~了，他正要起
 身~~回~~美國~~申~~桂~~三~~對~~茶~~，~~吳~~桂國~~却~~止住他道：
 不必了，~~飲~~飲~~罷~~，~~我~~要~~走~~了，~~明~~天~~一~~早~~我~~還~~得~~趕~~到~~南~~港~~
 中央研究院~~去~~演講。

吳桂國
後天高的
同4山

余教授立着，有些歉~~的~~道：
 真是的，你回來一輛，我連~~餐~~飯~~也~~沒~~法~~來~~吃~~。我現
 在這~~位~~下~~去~~——
 唉，我~~也~~忘了~~向~~你~~，~~嫂~~子~~，~~即~~趕~~不~~了，~~吳~~桂國~~也~~趕忙
 站起來~~招~~手~~去~~送~~道~~。余教授一~~個~~個~~道~~，~~支~~吾~~道~~：
 她在~~西~~靜~~一~~在~~打~~麻~~特~~。
 吳桂國和余教授相視~~笑~~了一下，便~~走~~向~~了~~大~~門~~去。余
 教授印~~意~~套~~上~~了~~他~~的~~皮~~本~~衣~~，~~撐~~着~~他~~那~~把~~破~~油~~紙~~傘~~，~~送~~吳
 桂國~~走~~出~~大~~門。
 你~~不~~要~~出~~來~~了~~，~~你~~走~~路~~又~~不~~方~~便~~，~~吳~~桂國~~止~~住~~余~~
 教授道。
 你~~沒~~帶~~帽~~子，~~我~~送~~你~~一~~程~~，~~余~~教授~~將~~他~~那~~把~~破~~傘~~送~~

孔雀牌

住了吳桂園的考頂，一隻手攬在他的肩上，兩個人向巷口
 走出去。巷子油漆黑，兩吳無處無邊的飄灑着。余教授
 和吳桂園，兩人依偎^{在一起}，踏着巷子的石板，一步一
 步，這優美^的的踏踏聲，快到了巷子的時候，吳桂園^的幽
 幽的^的這道：

「蘇區，再過一陣子，也許我也要回國了。」

「你要回來？」

「還有兩年，我便得退休了。」

「是嗎？」

「我現在一個人在那兒，^的艱苦不在了，飲食很又方便，
 常常犯胃病——而且我又沒有兒女。」

「我——」

「今早我去^的南港，看見那一帶地方還很幽靜，而且^的
 中央研究院^的內^的沙^的着

「南港^的地方^的住家^的還^的不^的錯^的也。」

兩吳終^的依^的傘^的的^的破^的洞^的漏^的下^的來，飄在余教授及吳桂園

的臉上，兩人都冷得縮起了脖子來。一輛計程車駛過巷口

，余教授馬上舉手攔了下來。計程車的門打開了，余教授

授^的和^的吳^的桂^的園^的揮^的手^的道^的別^的的^的時^的候^的，他^的出^的聲^的音^的微^的微^的的^的顫^的抖^的的^的

這道：

「桂園，有一件事，我一直^的想^的着^的，你^的日^的用^的之^的一^的」

「吳桂園注視着余教授沒有作聲。」

「你可不可以替我推荐一下，美國有甚麼大學要請人教

書，我還是想出去教兩年。」

说：「
 後天我便走
 了，你不來也
 拜，你什麼去
 手這天
 我們西之想」

可是——^{這是在國} 國^說 哈了一下，他們恐怕不會講中
 國人教英國文了。^嗎
 書到。余教授^請 嘆了一下，乾笑，我不會到美國去教
 拜命。我是想，有甚苦於教需安母人教中文。甚
 麼。
 哦——吳柱國想了一下，我替你試試吧。
 吳柱國坐進車子內，又伸出手來。余教授緊握了
 一下。當余教授回家中，他的長靴下^擺 都已溼漉漉了，
 冷冰冰的貼在他的腿^上。他在腿的節骨處，開始一陣
 劇痛起來。他拐到廚房裡，把~~火~~暖在^火上。那^手 也
 是~~書~~書的高熱，取下來，~~則~~執^之的^蛇到^了膝^上去。他
 回到客廳中，^一扇窗戶，^遠近^如果的^一扇窗戶，^讓風吹^了

一，來回^的~~開~~窗，^按出^研研的^响去，他趕忙^站過去，將^兩扇
 窗戶^栓上。他從^窗戶^邊中，看見他^父子^房中的^燈也^仍亮
 着。^後後^房那^華青^英的^側影，^就在他^的窗^口上，^依着^床
^依着^床後^坐在^窗前^面，^低着^頭在^看書，他那^年青^真爽^的
 側影，映在^窗框^裡，余教授^看了^幾分鐘，^你諷^刺在^鏡中^看到
 了自己^年年^時候的^影子似的。這些年，他已逐漸^忘他^年
 青時^的樣子了。他記得^也就是在^後房^那個^年紀，二十
 二三，他認識^雅馨的。那^次他在^北島^公園，^雅馨^剛剪^了
 掉^辮，^一頭^黑髮^的~~頭~~，^像風^吹^的得^得^不^住
 他^穿着^一藍^色的^學生^裙，^在北^島，^裙子^飄
^飄，^她的^臉都^紅了。他在新潮
 上^投了^一首^新詩，^就是^獻給^雅馨^的：

孔雀牌

一片^湖水

当你倚在碧浪上
化做了朵朵白莲花

那端云霞便托着你

乘风飘去

超然

我的凌波仙子

他即是她的

余教授摇了摇手，咧咧嘴，有说不出的意思的站了起来。他踱到桌上，早飘进许多雨点，把他堆在上面的书本，都打湿了。他赶紧拿起那本牛律的拜伦集，用袖子把书上的雨点拭掉。他捧着那本诗集，一拐一拐，又坐回到沙发上，在昏黯的灯光下，翻了两页，便又合上了。一阵睡意袭来，他垂下头去，一呆一笑。

的才打起眼睛来。朦胧中，他微微听到隔壁传来一阵洗牌的声音及女人的叹息。

台北的冬夜，夜更愈深了，冷雨仍下着。

一九七〇春 纪嘉如